

这个世界太过古怪

110

这种时候，要是再看不出来，那我就太迟钝了。

我撑着下巴，目光落在柔软赤裸的地面上。

从陆流开始。起初他便安排了四个结丹长老陪我去远古遗迹，但根据去之前获得的情报，那遗迹中分明没什么贵重物品。而四个结丹长老，正好是神魂还不太稳定的仇天无法抗衡的存在。

我因此得到了白翎扇，又在陆流的帮助下完善白翎扇，将其变成本命法宝。想必他那时就已经在扇子里暗中动了手脚，所以后来在三界战场中才能轻易碎我金丹。而他那时候还没喜欢上林天樱，且对我心有好感，所以设计将冰玉洗髓池的名额给了我。

尔后在三界战场中的相处也算正常，直到我与仇天掉进密室，与他分别，再见时他已经表现得十分喜爱林天樱，那么显然那段时间内，他和林天樱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。

至于后面这些行径，似乎想要帮我，偏又在每一次濒临选择时毫不犹豫站在林天樱那一边。如果他不是有精神分裂的话，那我只能理解为，他是在演戏。

不是演给我看，就是演给林天樱看。

只是对于这种强行为我筹谋，但什么都不跟我说的情况，我并没有觉得感动罢了。

再有风如是。魔界不世出的天才少女，大乘期魔君，连白翎扇这样的准仙器都能炼出来，按理说就算被仇天暗算囚禁，也不可能会那么事无巨细地帮我解说，还无条件帮助我。甚至在第二场交易八字都没一撇的时候就随我来正面对决陆流。虽然聂星落走后她说了那句令我万分感动的话，但却很快转折在得知妖界人马真正的去向后，转而变成了某种审慎的疏离。

银祁和聂星落就更不用说了。就算这两话说得再漂亮，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出现和存在过于突兀的事实。

「你们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？」

我微微苦笑，「说实话，在这么多破事发生以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默默无闻的小透明。就算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，但也并不影响我的无人问津。可现在搞成这样，我倒错觉自己有多重要似的。」

「不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，而是想看到什么，他们想找出问题的答案，我也是。」

风如是反手将几颗丹药收起来，然后问了我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：「无论是人族、妖族还是魔族，你认为修仙之人到底追求的是什么？」

我几乎立刻就想到了原著作者的那句经典言论：「修仙之人，逆天而行……」

「对。」风如是说，「若是没有灵根的凡人，出生后也不过只有几十载寿数，而魔族与妖族哪怕好一点，但若是没有丝毫修为在身，也活不了太长。修仙之人，身体会有变化，开始辟谷，身轻，修为不断精进直至能够移山填海……修仙之人，逆天而行，所求的肯定不只是长生不死，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。」

比如，呼风唤雨。我在心里暗暗补充。

「但没人想过，逆天而行，这里的天，指的究竟是什么呢？」

指什么？总不能是大家白日里抬眼一看就能看到的蔚蓝色天空吧？

我迟疑着问：「难道指的是……天道？」

「没错。」风如是肯定了我的猜测，「就是天道。但这样，新的矛盾就出现了，修仙之人是逆天道而行，可我们修炼之路能走多远，能否得到珍稀材料的馈赠，却全依赖于是否从听从天道的心头指引，走他安排的路，得到想要的一切。如果听话，就有奖赏。」

「一边逆天而行，一边又要遵循天道给出的指引，否则将会削减气运。这两者之间，根本就是矛盾的。」

111

我愣在原地，感觉问题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哲学问题。

在风如是提出这个问题之前，其实我心里已经隐约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但始终不知道该怎么清晰地表述出来。

对，这个世界是冲突的。或许是因为作者的设定出了问题，或许是谁引起的蝴蝶效应，总之从现在的情形看，对修仙者分明极不友好。

「至于为什么能从我身上找到问题的答案……」风如是指尖忽然冒出一簇细小的火焰，将那几颗丹药烧掉，然后拍了拍手，「或许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是被天道看重的人。」

「聂星落？」

「或许是他，但或许不是。说真的，对你那只被叫猫的噬元兽到底能不能代表天道这件事，我心里是存疑的，不过无所谓。」她说，「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你身上那个龟甲罗盘。这东西数量稀少，很是珍贵，不光能指引方向，还能暗示命数，你总能从上面看出点什么来。」

她说完就出了门，把思考的空间留给我一人。我愣怔地盯着地面上微小的起伏，脑中千头万绪像海水一般涌过，留下轰鸣余响。

第二日，人界七大门派的顶尖修士们终于赶到，而且估计他们还去门派本部又集结了一批人过来，因此显得很有些浩浩荡荡。

两方在落凤平原上对峙着，我和风如是银祁则站在不远处一座山头上往过看。距离不远，但我精心布了个用来遮掩的幻阵，

因此那边的人看不到我们仨。

略等了片刻，人界里便站出来一个代表，冲妖主高声道：「这么多年间，人界与妖界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今日你们为何大举进犯我人界地盘？」

天，他们派出的代表居然是尘松，这也太不尊老爱幼了吧？

于是妖界这边也派出了一个代表，银祁说那是他们银锦狐一族的族员，此人长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看起来就不是善茬，于是我立刻信了银祁说他族人都嗜血残暴的真相。

银锦狐大哥一声冷笑：「你们人修这么些年，修的到底是成仙大道，还是没皮没脸？原本落凤山一带皆是我妖界地盘，不过因你等几度进犯，才退居至十万大山之后。如今我们不过前来拿回自己的东西，何以用得上进犯一词？」

尘松面色一僵，强撑着气势道：「那是太久之前的事了，自老朽出生起，落凤山就是人界的地方。更新换代本就是自然规律，哪里就算得上你们的东西？」

「更新换代是自然规律，那我们将落凤山拿回去，也算得上自然规律吧？」

然后这两方人就开始了互相揭短与指责。

古剑山的人说，之前某副本里妖修杀了他们门派中百年难遇的天才弟子；妖修说，玄兽宗总是潜入妖界，盗走他们珍贵的妖兽幼崽加以驯化；冰玉门说，某妖兽族群生性喜淫，掳走她们

门派中许多貌美女弟子；妖修又说，万药山的弟子丧尽天良，竟然用妖兽入药.....

我津津有味地看了半天，直到见他们越来越混乱也没吵出什么结果，终于有些不耐烦了：「吵什么吵，就这么一点事。若是觉得对方没理，直接打一架就好了。」

银祁说：「毕竟是两界之间的大事，总要寻到一个占理的由头才好动手。」

我啃了口果子，斜觑着他：「看起来你怎么一点都不为自己的族群忧心？」

「你不也一样吗？」

「能一样吗？这群人个个要杀我，我要为他们忧心我得多圣母啊我？」

「我——」

「别吵了。」风如是冷漠地制止了我们，说，「若是没有意外的话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动手。到时候我们趁乱潜过去，捉我们要捉的人。」

我点点头，又往那边瞅了瞅，忽然看到晴朗无云的天际出现了一个小黑点，结果那黑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，直至停在落凤平原上空，我才发现那居然是一群魔气笼罩的人！

为首的那个，黑发黑衣，目光冰冷，正是仇天。

他从天空略向下降了降，锋利的目光扫过下面的人修和妖修军团，扫过两方为首的核心人物，扫过.....我们这边被幻境笼罩的山头。

他一挥手，我就感觉自己精心设下的幻境被破了。仇天冷冷地说着：「风如是，你潜伏在此处，究竟有何目的——」

话音未落，便看到水波般碎裂的幻境后出现的一脸尴尬又礼貌微笑的我，语气顿时一变，变得不敢置信。

「秦绒绒，你怎么会在此处？！」

112

我摸摸鼻子，十分尴尬地抬起手挥了挥：「好巧啊。」

对于社恐来说，作为目光焦点暴露在众人眼神下是一件过于可怕的事情，更何况这群人五花八门，看着我的目光更是意味深长。尤其是林天樱，看过来的时候微微惊讶了一下，随即目光中又褪成了一片混合着愤怒的不屑。

大姐，你神情这么生动丰富，不修仙的话可以考虑转行做个演员。

仇天望着我，唇角微微抽搐：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怎么会在那女人身边？」

我转头瞟了一眼风如是，她冲我笑了笑，看仇天的时候表情很冷：「我与秦绒绒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置喙？」

仇天的神情也很难看：「我不管你要做什么，别扯上秦绒绒！她现在修为尽失，已经是一介凡人，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帮助……」

这就显得信息有些滞后了啊哥！我不得不跟他展示一下我扎着双马尾的娇俏元婴，以示自己现在的真实修为。

仇天显然有些震惊，他沉默了一下，目光下意识往林天樱的方向看过去。而我们自立自强的女主只是回了他一个眼神，一言不发，相当敷衍。

我顿时有些恍然。看来是林天樱来之前联系了仇天，以风如是作为筹码和借口，让他过来帮忙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刻意隐瞒了我的存在。

可是照林天樱的性格，她应该也是不在乎人界的地盘到底归属给谁的，又为什么特意叫仇天过来？本来就是人界和妖界之间的战争，现在魔界也掺和进来，加上我们三个在旁边浑水摸鱼，局面只会更混乱。

果不其然，仇天带来的一帮人落在了人界一方，显然是要帮忙了。我往妖界那边瞅了瞅，低声问风如是：「那我们要不要过去？」

「再等等。」

风如是摇摇头，伸手按住了我的手腕。她的手指冰冰凉凉的，擦过来时冷得我一个激灵。

我们三个放在千军万马面前，就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，可以理解。

妖主看到仇天的出现，神色有些难看。而他身后的赵兰芝慢悠悠地踱步出来，远远地笑道：「人界与魔界之间，不是向来有不共戴天之仇吗？怎么今日倒是玩起了守望相助这套？难不成魔君与林天樱的情谊，真就深厚到了这般地步？」

我从她语气中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兴奋，内心有些困惑。赵兰芝这个人，原著中没有提过，如今出来的也很奇怪，目的更是意义不明。说她恨陆流吧，好像也不是那么恨；说她想帮妖界吧，但看起来好像对搅浑水更感兴趣一些。

一边想着，我一边看向陆流那边。他就站在离林天樱几步之遥的地方，目光却并没有落在林天樱和仇天身上，反而死死地盯着赵兰芝，目不转睛，一副十分紧张的样子。

看他这模样，我甚至忍不住开始联想：难道赵兰芝说的露水情缘因爱生恨的戏码，竟然是真的吗？

113

「情谊？」

人修那边的各位一听这词，顿时变了脸色，看着林天樱的目光中多了几分异样。说起来七大门派也是一个比一个古板，在种族荣誉感这件事上，没有人比得过人族修士。

林天樱淡淡道：「我与魔君的情谊，不过就是我曾出手救过他，而魔君要还我救命之恩罢了。我与魔君之间光明磊落，坦坦荡荡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」

可以，不愧是女主，睁眼说瞎话还能脸不红心不跳。

不过这话显然很有效果，起码说完之后，她身后那一众人修的神情缓和了许多。

仇天对此不置可否，飞快地瞥了一眼风如是之后，又将目光转向妖主：「妖主不妨再好好考虑一下，真的要以一敌二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似乎不久前，妖界刚平息了一场内乱，元气大伤，虽然人族修士数目少，但加上我魔界，倒也能勉强战个平手。」

妖主大哥抿了抿嘴唇，一脸严肃：「魔君仇天，你真要与我妖界作对吗？那林天樱屠我妖族臣民，我与她有不共戴天之仇！更何况，人修向来贪得无厌，井水不犯河水还不够，偏要得寸进尺，一步一步侵吞我妖界地盘。你魔界应该也深受其害，为何还要与人修同流合污？」

这是他第二次提起林天樱屠妖的事情。

诡异的是身后的其他妖修们神情并无变化，仿佛这事只有妖主一个人还记得，而人族这边，仇天很明显惊讶了一下，接着下意识去瞅林天樱。

而林天樱脸上寒霜一闪而逝后，换成了理直气壮的坦然：「妖主莫不是想找个名正言顺的借口进犯人界想疯了？我一个结丹

修士，连十万大山都过不去，如何能屠戮你妖族中人，难不成偌大的妖界，连个制衡结丹修士的人都找不出来？」

妖主深吸一口气，淡淡道：「虽然我不知你是如何瞒天过海的，但林天樱，你骗不过我。就算全世界都不记得了，但我还记得，记得我的族人是怎么一个一个死在我眼前的。」

咬牙切齿的口吻中磨出几分鲜明的恨意，我看看林天樱冷凝的神情，终于察觉到一丝不对的地方。

原著里，林天樱屠妖是一个很关键剧情转折点。原本她从仇天手下虐恋完了终于回到人界，又误会自己的灵兽被族群迫害，所以杀到了妖界质问。

但是由于毫无疑问的经典修仙文误会剧情，林天樱被认定是上门挑衅，对方试图动手擒获她，结果反被林天樱大开杀戒。得知妖界中有她想要的材料后，便一路理直气壮地杀了下去，甚至当着重伤的妖主的面，杀了大半他的族人。

但那应该是很久之后的剧情，怎么会在此刻出现？而且事件双方似乎都默认了这件事的确发生过？

如果这些事真的发生过的话——

我猛地转头看向风如是，发现她也在看着我，眼神中透露出某种了然。我咬了咬嘴唇，轻声问道：「姐姐，之前在死亡魔音谷，你说林天樱和仇天已经相识了数万年……」

她看着我点了点头，道：「是。而且按理来说，其实你应该也已经死去了数万年。」

114

我傻傻地看着她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风如是拍拍我的肩膀，语气罕有地温柔下来：「先做你要做的事情吧。有些事既然你猜到了，等现在这件事结束后，我会把我知道的明明白白地告诉你。」

我知道目前应该把注意力都放在战场上，因为按照原定计划，我要在混战时趁乱潜过去，和风如是一同制服林天樱，最好能直接杀了她，然后再看有没有机会活捉陆流交给赵兰芝。但此刻我的心神已经完全被心头那个猜测占据，实在没法将大部分注意力都分给战场。

如果说，这些书里的故事其实早就发生过一遍；如果说，本来的秦绒绒早就死在了万魔窟.....

那我谁？又为什么之前的故事线还在按原著往前走？难不成真的如我所想，这个世界里的林天樱、陆流、仇天、风如是甚至那个妖主，其实都是从另一个已经发生过许多事的平行世界穿越过来的？那个世界的时间线已经自原著的剧情又往后推了数万年？

可是原著里陆流为林天樱飞升献祭后，也早就死了啊？？

我感觉自己好像抓住了真相一角，但脑中混混沌沌的，始终无法将事情整个拨云见日，看得明白。半遮半掩下反而更令人心生不安，我看了一眼谈判破裂已经陷入混战、满场法术和法宝乱飞的平原战场，隐约觉得这一次，我依旧没办法对林天樱下手成功。

一片混乱里，最核心的那几个人依旧没动，在天空中僵持着，但气氛已经紧张得像是拉满弦的弓。不知道是谁朝林天樱那里扔过去一把匕首型的法宝，她挥手打落之后，妖主便一声嘶吼，变回四爪蛟龙的原型，朝她冲过去，然后被仇天伸手拦了下来。

两个人战在一处时，赵兰芝也朝陆流动手了。

然后我惊讶地发现，这个之前说好是无灵根凡人的女人，才最让人捉摸不透。因为她什么也没带，什么也没踩，两手空空、闲庭信步一般从空中走到陆流近前，如履平地。而陆流一个大乘期修士面对她时，居然肉眼可见的紧张。

「就是现在。」风如是抓起我的手腕，拉着我飞快朝战场内飞去，「林天樱现在落单了，我们杀了就走。」

她修为显然高出我们俩一大截，因此银祁落在了后面，为了追上来他迅速地变回了银锦狐原型。飞得近些，我终于听到了赵兰芝开口说话：「想必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。」

.....诶？

陆流神情冷冰冰地望着她：「既然已经放手，你就不该再出现在这里。」

这是什么暧昧的台词啊我的天.....难道你俩真的有过一腿吗？

赵兰芝朝他笑了一下，笑容轻巧又从容：「可是我又反悔了。怎么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你能背着我偷偷做违约的事，难道我就不能也回敬你？更何况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已经被你们弄得如此有趣，我当然也很想参与一把。」

陆流说：「但这和秦绒绒无关。」

「放心，我也没说和她有关，我针对的只是你。」赵兰芝仿佛猜到我们会在这时候过来，朝我这边瞥了一眼，「但是你设局的方向错了，现在除了林天樱，秦绒绒最恨的就是你。你猜她会不会趁你与我对峙的时候，对林天樱下手呢？」

陆流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，白得像一张 A4 打印纸。

「所以我说你蠢啊，苦心孤诣，到头来也只是白费工夫。」

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到了离林天樱很近的地方。出于之前那个荒唐又大胆的猜测，我怀疑她对白翎扇的套路无比熟悉，因此没用本命法宝，反而从经脉深处召出了坎离八卦剑阵。巨大冰剑在空气中迅速凝结成形，然后猛地朝林天樱刺了过去。

「绒绒，别！」陆流脸色剧变，冲着那把剑扑了过去，他侧头看着我的目光被无尽的悲伤和无奈填满，那双眼睛令我微微一

怔，旋即被剑身刺入肉体的声音重新惊醒。

冰剑从陆流肩头刺入，然后刺穿了肩胛骨。

我愣在原地。

耳畔传来赵兰芝的轻笑声。我眼前轻轻一花，一柄几乎完全透明的匕首就出现在她手中，自然得好像本就属于她似的。紧接着匕首飞过去，深深地插进了陆流心脏。

那匕首.....那是陆流的本命法宝，噬火。

115

天空陷入僵局。

陆流捂着心口踉跄了两步，险些从半空跌落下去。我眼瞅着他的脸色和嘴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灰败下去，进而变得惨白，竟然隐约产生了几分同情。

同时也有点迷惑，大乘期修士，原著顶着半边光环的深情男二，就这么.....死了？

那当然也是没有。

陆流生生从心脏中拔出匕首，鲜血汨汨流淌，又很快被火红色的灵力堵了回去，整得像是岩浆翻滚。但那受伤的毕竟是心脏，所以他还是迅速地虚弱下去，却仍然强撑着站直了身子，满目冷意地看向赵兰芝。

我大脑有些宕机：为什么.....为什么赵兰芝可以这么自然而且轻易地召出陆流的本命法宝，甚至能让它伤到自己的主人？

陆流漠然地问：「够了吗？」

赵兰芝点点头，有些遗憾的样子：「够了。终归还是你的本命法宝，要不了你的命，下次我会找个别的办法。」

陆流扯着唇角笑了一下，像是嘲讽：「放心，在事情做完之前，没人能要我的命——天道不行，你也不行。」

我就这么听着这两个人你来我往举重若轻地讨论着生杀大事，不禁觉得万分魔幻。目光落在陆流脸上时，发现他恰巧也在看我，微微失焦的眼睛看起来竟然格外温柔。

像极了之前我们还没撕破脸时他虚情假意的样子。

不知道是凑巧还是有意，他如今的站位将林天樱牢牢护住，我们如果想动手，必然不可能越过陆流。我的直觉没错，今天大概率还是杀不了林天樱，但我着实没想到，陆流就这么爱她。

往一旁瞟了瞟，仇天已经和妖主打得昏天黑地。两团黑雾中不时有火光和能量爆开，接着又在旁边开了许多夜色般漆黑的空间裂缝，显然战况十分激烈。下面的和附近的人都渐渐离远了些，怕自己被牵连进去，一个不小心就是尸骨无存。

而我们这边则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之中。无人动手，但大家显然都提着十二万分的警惕。这当中最辛苦的大概就要数受伤的陆流了，又要提防赵兰芝再对他下手，又要看着我和银祁风

如是不要再对林天樱动手，不给他颁发一个劳模奖都觉得对不起他。

一片寂静下，终于是风如是开口打破了僵局。

她望着陆流，淡淡道：「我想，我大概猜到一些你真正的目的了。可是你这样做，到最后可能会性命不保，别人也不会领你的情，真的有必要吗？」

陆流没答话。

倒是赵兰芝很诧异地看了她一眼，随即了然地笑了起来：「原来是魔君啊。你竟然会出现在这里，看来变化比我想象得还要更多。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」

风如是看着她：「你到底是谁？」

「我是谁，你心里不是早就有了猜测了吗？」赵兰芝轻轻一笑，「我没想到，不声不响跟在秦绒绒身边的，居然是你。秦绒绒给了你什么筹码做交易？让我猜猜——不会是，某个能够提升至尊魔君晋级概率的东西吧？」

我浑身一颤，不敢相信地看向她。赵兰芝到底是什么人？！她怎么什么都知道？

好在，风如是沉默半晌，终究是淡淡地说：「并非如此。我帮她是因为……我们是朋友。」

「哈，看来是我高估你了。」

赵兰芝说完，不再与我们对话，仰头望了望天际，忽然神色剧变，转头十分凶狠地瞪向陆流：「你做了什么？！」

陆流面无表情。

「好、好，原来你和他也能合作，是我低估你们了。」她咬牙切齿了半天，像是在努力收拾情绪，最后终于展颜一笑，虽然是笑，但我背后倏然涌起一股凉意。

「这一次是你们抢在前面，下一次则未必了。」赵兰芝说完，又冲着我道，「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说你幸运还是倒霉。这里最单纯的是你，最不怕死的也是你。秦绒绒，记住我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值得你相信或者深交，否则最后受伤或死的，也同样是你。」

她说完这句话就慢慢升空，然后越飞越高。

「很快，我们就会再见到了。」

这句话的尾音还余留在空气里，赵兰芝却已经不见了身影，就好像突然被传送到了很远的地方。我瞳孔蓦然紧缩，仔细感知了她之前位置留下的一点能量余波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她是以极快的速度布了一个超长距离的跨区域传送阵，然后通过阵法转移离开了。

赵兰芝一走，天边打得难分难舍的仇天和妖主也停了下来，两人喘着粗气望着对方。仇天退回到林天樱身边，妖主也回到了

对方的队伍里，我这才发现人家两边现在泾渭分明，只有我、银祁和风如是站在最中间，感觉像三个裁判员。

下面仍然喊杀震天，两边打得热火朝天，已经各自伤亡不少。林天樱皱了皱眉，对着妖主说：「若你执意不休战，最后伤得更多的只会是你妖界弟子。」

妖主咬牙道：「我知道你人界资源稀缺，能培养一个高阶修士是极难极难的事情。哪怕能三个换你人界一个，我也觉得值！」

林天樱意有所指：「妖主真是做大事的人，不拘小节，可你想过那些妖界修士愿意被你牺牲吗？你此次出征人界，打的是我们侵占妖界地盘、杀害妖界族人的旗号，才说动了大部分族群。而如今若我亲口告知这些人，这其中有大半原因是因为这是你铲除异己的圈套，以及其实你比我们更想让族人死，你猜猜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」

妖主的脸色顿时很难看：「你当如何？」

这下林天樱就不说话了，我发现她的发言概率堪比明星后援会，干啥啥不行，甩锅第一名。

明明是林天樱自己惹怒了妖主，又是人修得寸进尺，霸占地盘、抢夺资源甚至拿了许多别人的妖兽幼崽收为灵兽跟宠，这才引发众怒。结果她三言两语把自己摘了个干净，别人听到，还以为事情都是妖主的错呢？

最终，还是陆流开了口：「和谈吧。」

他说。语气虚弱，声音已经像元气大伤后的空虚和轻微。但这一声，已经足够让下面还在混战的人修和灵兽们听得清楚。片刻后，妖主终究磨着牙开了口，一声大叫，像是在发泄。

「暂时休战！」

117

休战后临时搭建的帐篷里，只有我和风如是两个人。

我看着她，她也看着我。

深情对视了半天，她终于开了口：「你想知道什么，可以先问我。」

「我就想知道几万年这个时间节点是怎么回事儿。」

我忍不住道：「如果按照你说的，我几万年前就该死了，那如今的林天樱为什么还是我临死前的修为——几万年时间，石头都能开花了，没让她从结丹修士飞升成仙吗？还有其他人的状态和修为又是怎么回事？我无法相信，这根本就不是几万年后的世界！」

「几万年前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忽然有一天，手下来报，说万魔窟有异动，好像是仇天那个疯子又把哪个人修丢进去折磨了。因为离得远，我并没有多问，更何况如果是他处置了属于自己的下人，我去过问只会增进矛盾。那段时间，因为之前暗算的事，我与他摩擦不断，我担心伤到族人。」

说起这个暗算的事情，我就想到了更多。原著对于风如是的生平描写详细，但对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角色刻画却十分扁平化。比如写她因为和仇天是死对头，所以在他吞噬极焰的时候暗算他，致使仇天陨落……

可是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直觉告诉我，风如是并不是这样的人。

犹豫了一下，我将心底疑问和盘托出。风如是愣了愣，旋即了然：「哦……你是知道一些内情的，我想起来了。但你说得不对。我暗算他，并非因为我与他是死对头，而是我想吞噬他。」

「吞噬？！」

「对，吞噬，是吞噬没错。」像是觉得一遍带来的害怕和刺激还不够，风如是又将这词儿重复了两遍，激得我毛骨悚然，

「书上有记载，将收服天地极焰后、尚还在吸引天地能量的同族人吞噬，便有增加成为至尊魔君概率的作用。」

这话怎么听着有些邪乎？感觉像是那种，转发五个微信群就能xxx 这样的消息，带给我的困惑。

最后我说：「但你的尝试吞噬失败了，所以他死了。你好不容易保下自己的位置，却因为他后面离奇复活，再加上有林天樱的各种神操作，威信削弱大半，所以你也不喜欢林天樱，对不对？」

「对，也不对。」风如是看着我，「你说的这些，都是几万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并非现在。」

「我现在怀疑的是，你也如仇天一般死而复生了。曾经在万魔窟死去、陨落，又在几万年后复活归来。」

118

我脑子有点乱。

其实风如是说的这些，我之前已经猜到了大半。但我不理解的点就在于，实际上风如是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原先的秦绒绒，而是一个外来者。

但即便如此，整个时间也与世界发展的进度对不上——最起码，陆流早就该死了。就算他也复活了，那为什么现在的林天樱还是结丹修士？为什么现在的世界进度还是几万年前的进度？

一瞬间，我脑中电光石火般闪过什么。

如果说，陆流也是死而复生的话，那他这一系列诡异的行径似乎就有了很好的解释——因为我这个徒弟死在了他手里，所以他略有愧疚，但这种愧疚又不足以覆盖他对林天樱的一往情深，所以他只能一边为了保护林天樱而反复阻拦我，一边又用那种愧疚的眼神恶心我。

又或者，他是真的为我好，然后又不得不在林天樱面前演戏，只是这种自我感动式的牺牲和委屈着实没有必要。倘若他摊开

来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，我倒能叫他一声勇士。

可惜他从来都很自以为是。

陆流啊陆流，不愧是你。

听我说完，风如是皱了皱眉，神情有些惋惜的样子：「倘若我早知道那万魔窟中的人修是你，应该不顾仇天那疯子的阻拦也要救下你，不至于让你那样死去。」

我问她：「我当时死后发生了什么？」

「听人说，仇天禁锢了你的经脉，让你无法动用灵力，然后扔进万魔窟，去找林天樱邀功无果，反而打伤了她。之后事情传到人界，有个人修闯入魔界，将你身上的本命法宝收走后，又去找仇天打了一架。而你在万魔窟中日夜哀号，叫声凄厉到附近的魔修都搬远了些。」

「一百天后，你死了。」

「死后有个魔修想进去找到你的尸体，吞噬残余灵力，才发现你死得干干净净，魂飞魄散，尸骨无存。」

我打了个寒噤，忽然庆幸自己并不是原本的秦绒绒。否则对于陆流和仇天这两个人，她应该会恨不得吞了他们。

「说来也有些古怪，那段时间我见过仇天几次，总觉得不太正常。从前他刚当上魔君时，并非如此偏激癫狂。」

接着她跟我讲了些仇天之前的事迹，比如魔界那些不老实的党派蠢蠢欲动时他怎么恩威并施地镇压，比如天降灾祸时他如何组织魔界中的普通族人撤离.....桩桩件件，讲得多了，逐渐在我心里立起一个具体且立体的形象，和原著里那个暴躁极端的虐恋狂截然不同。

但.....很真实。

「所以昨日见他，我总觉得之前那个仇天又回来了。」

我摇摇头：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现在不喜欢林天樱了。而且林天樱好像骗了他，所以他怀恨在心。」

风如是不信：「那他还来帮忙？」

「利益交换罢了，不换取她的信任，怎么能反水然后下手呢？」

风如是终于觉出不对了，眯了眯眼睛，一脸怀疑地看着我：

「我怎么感觉，你好像一直在说服我，暗示我放弃找仇天算账的事情？」

哎呀，被发现了。

我尴尬地笑了笑，摸摸后脑勺，坦白道：「其实我欠仇天一个人情。」

接着将那次碎丹事件后他打开空间通道送我走，还在我身上放了敛气符避免我被陆流和林天樱发现的事情说了出来。风如是

若有所思：「如果这样的话，看来他真的与林天樱再无情谊了。」

「只是他将我关在那地方数万年，这笔账并非简单几句话就能一笔勾销的。」风如是说，「放心吧，这是我与他的恩怨，并不会牵扯到你。况且即便动手，我也不一定打得过他，毕竟这几万年，他的修为也不会毫无寸进。」

到这里，我终于能说出那个在我心底横亘已久，被反复揣摩和完善的猜测。

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，并不是你原来所在的那个？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